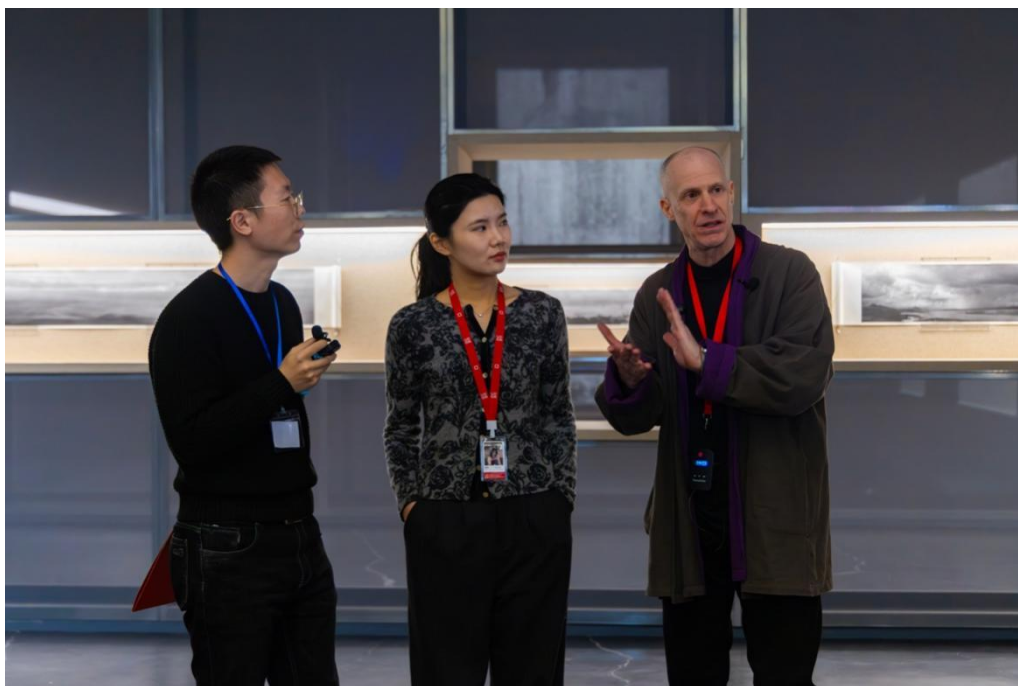


## UCCA 开幕特邀导览回顾 | “秋麦：心目之中”展览系列



“秋麦：心目之中”展览开幕特邀导览现场，2026 年 1 月 17 日，UCCA 新展厅、西展厅。

UCCA 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于 2026 年 1 月 17 日至 2026 年 4 月 12 日呈现艺术家秋麦个展“心目之中”，汇集其多个系列作品，全景式展现艺术家自上世纪 90 年代中期开始以摄影作为主要媒介的创作历程。1 月 17 日，即展览对公众开放首日，UCCA 呈现开幕特邀导览，向观众近距离介绍秋麦的实践。

开幕特邀导览由艺术家秋麦与此次展览的策展人邹嘉澍带领，他们于展厅现场分享了秋麦的多个重要系列创作，探索其从微观到宏观、从历史遗迹到自然风土等不同主题的呈现方式，以及长卷、册页和挂轴等装裱形式背后的思考，以理解秋麦创作中标志性的低分辨率、高颗粒度的画面质感。导览亦深入分享首次大规模呈现的“长江万里图”系列（2010-2015），以及艺术家的最新作品《苏—Thoreau》（2025）。

策展人邹嘉澍认为，秋麦以摄影为媒介，其作品在视觉上呈现出鲜明的古典气质，但这不过是其艺术世界的表层；在更深处，他将摄影这一瞬时艺术，锻造成为承载绵延历史的容器。对此，艺术家采用了独特的方法论：其一，他借鉴了中国古典书画中长卷与册页的装裱形制，将摄影从墙上固定的矩形画框中解放出来，赋予其一种可游、可观的散点透视结构；其二，他使用 35 毫米胶片进行拍摄，在后期处理中放弃对画面的干预，转而进行一种纯粹的选择——通过裁剪、放大、拼贴与装裱的序列操作完成最终的创作。这一过程因局部放大而刻意降低了图像的清晰度，使画面呈现出一种高颗粒度的朦胧质感。

邹嘉澍补充，如此仿若笼罩在时间薄雾中的影像，是一种艺术家主动的美学选择——它恰恰捕捉到了不断变迁、无法被清晰定义的流动世界。细节的隐去，反而为观者的想象力开辟了空间。在一个被高清图像过度定义的时代，艺术家以低分辨率的视觉语言，抵抗着一种虚假的清晰性，作

品不再给予答案，而是邀请我们用自己的“心目”去填补画面的留白，在此过程中理解不断生成的世界。

在空间设计层面，展览亦有独特考量。半透明的灰色幕布被用作展墙，软性材质的选择，不仅在触感与视觉上与艺术家作品的纸本媒介、古典卷轴的柔软特质形成对话，其灰度、半透明的视觉气质，也与作品中引人入胜、层层递进的图像美学深度契合。此外，展厅中迂回的观展动线，亦从中国古典园林的视觉经验中汲取灵感，营造出一种“移步换景”的身体性观看体验。

随后，导览的焦点转向了首次大规模呈现的“长江万里图”系列。秋麦表示，卷轴形式本身内含一种亲密的观看关系，它要求观者以循序渐进的方式，在时间的流动中展开画轴，进入图像。为了在公共的展览空间中重现这种私密的观赏过程，导览也以分段、递进的方式展开。

秋麦认为，“长江”在中国艺术史上始终是一个核心的主题意象。系列创作的直接起点，源于对一幅藏于弗利尔美术馆（位于华盛顿特区的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）馆藏的长卷《长江万里图》（约12世纪中叶至13世纪初）。这件既是图画亦是地图的作品，在历经千年之后，其上标注的地名大多已在现实中流变或消失。艺术家借助当代地图与绘图技术，以摄影为媒介，开启了一场对这幅古老图卷的重访和转译，在记录地域样貌变迁的同时，也探寻着地名在数千年历史长河中的语

义流转。



“秋麦：心目之中”展览现场图，UCCA 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，2026。图片由 UCCA 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提供，摄影：孙诗。

在进入第一条走廊时，艺术家选择暂时隐去语言介绍，邀请观者凝神观看、静心体验。导览从作品《虎跳峡》（2012）与《攀枝花》（2012）开始。其中，《虎跳峡》的悬挂方式，直接回应了艺术家创作时在陡峭悬崖上俯瞰的身体经验，意在引导观者通过视角的转换，在作品前获得身临其境的空间感。行至走廊尽头，两幅相对而立的作品《嘉定府》（2012）与《大佛像》（2012），则上演了一场精妙的视角置换，两幅作品摄于乐山，却分处岷江两岸：《嘉定府》隐约露出远方的大佛，而《大佛像》也似在俯瞰乐山市的千年尘烟。

随后，导览的视线转向“马湖江”——金沙江与岷江的汇流处（今宜宾市内）。沿岷江顺流而下，两条大江在此交汇，共同汇入长江的主脉。艺术家在研究弗利尔美术馆馆藏的《长江万里图》时，发现名为“马湖”的地标，遂知古人以“马湖江”称之。而今，这一古老称谓早已从今日地图上隐去，艺术家选择沿用这一名字，将这幅记录两江汇合的作品命名为《马湖江合》（2012），以此延续一段被时间掩埋的命名记忆，也让观者得以在古今互文中，触摸那层层叠叠的历史肌理。

在《岳州》（2012）中，画面被密集的采砂船所占据。艺术家认为，这些影像无意中记录了中国经济高速发展、基础设施建设狂飙突进的时代。那些二十四小时不间断作业的采砂船，那些悬在江面、尚未完工的桥梁，正静默地见证着一段正在发生又即将远去的历史。

从《岳州》卷行至《夔府》（2012）卷，导览的视线途经重庆，最终驻足于三峡的入口——一个铭刻于集体记忆中的文化地标。这片区域的图像曾被印于旧版十元人民币之上，在无数次的流通中成为一代人关于山河的共同想象。然而，当艺术家的镜头对准此地，现实的地貌已悄然改写：三峡大坝蓄水后，尽管坝址远在百余公里之外，水位的抬升仍深刻地重塑了这里的地理形态。画面左下方的白帝城，在古画中曾与陆地相连，如今却需跨桥方能抵达。固化在纸币上的文化想象，与因水利工程而永久改变的物理现实，在此形成了深刻的对照——影像所记录的，正是这一无法逆转的时间断层。

而在《富池》（2012），导览的视线已随长江进入湖北省境。艺术家在此遭遇了一场景观的消失：当他借助卫星图像寻找原本俯瞰的制高点时，却发现那座山已经因石灰开采而荡然无存，甚至艺术家彼时所寻找的另一座山的拍摄机位，也处在消失的边缘。画面一派静谧，中央明亮的长方形屋顶之上，依稀可辨的几个极小人影，成为该系列中罕见的人迹。

系列中最长的卷轴《建康》，长近十米，将视线从湖北的矿山拉入了六朝古都的城市肌理之中。卷首处，南京长江大桥横亘江面，作为最早跨越长江的桥梁之一，它标志着一个时代的工程壮举。画面别处，悬于江面、尚未竣工的桥梁，以未完成的姿态凝固于影像之中。一旦建成，它们亦将矗立为永久的通途。镜头所捕捉的，恰是这转瞬即逝的“之间”状态。因极致放大而产生的粗大颗粒，仿佛时间的尘埃，将古都的历史肌理与当下的城市轮廓，一同笼罩在朦胧的光晕之中，邀请观者在漫长的展卷里，感受历史的绵延与断裂。

在“长江万里图”系列的终点《海门》（2012）中，艺术家站在连接崇明岛的大桥上，将镜头对准长江的入海口。画面中仅余最后一线陆地，远处采砂船只隐约可辨——它贯穿于长江沿岸的诸多画面之中，见证着河流的劳作与变迁——此刻，最后一艘船只正缓缓驶入苍茫的大海，为整部《长江万里图》画下了一个安静的句号。模糊的船影与无垠的水天之际，在入海口中渐渐褪去轮



廓、归于沉寂，只余光与水的交融。万里长江，至此归于无言。

艺术家坦言，展出的 12 卷作品仅仅是整个系列的部分剪影，建议观者若有时间，可于展厅后方的长屏幕前，静心观看完整的四十二幅卷轴影像，在漫长的展卷中，完成一场属于自己的长江之旅。

导览的后半部分，观者视线从万里江水收拢，转入更为私密、内观的册页作品。《黟山窥》(2009) 中，观者所见的广袤山景，实则是岩石表面的一寸肌理。画面渐次褪去具象的轮廓，可辨识的山川愈发趋近水墨的气息，观者目光得以在不同尺幅之间自在游移。展览唯一一件借助显微镜和数码相机拍摄的作品《盐图》(2016)，则将这场关于尺度的冥想引至更幽微之处。显微镜下，盐晶在水中缓缓溶解，光线穿透晶体，折射出蓝与紫的微光。溶解的瞬间，偶然生成的晶体形态，竟与宏观的山水呈现出惊人的相似：自然形式在不同的尺度间重复自身——一粒盐中藏着群山，一滴水里倒映着江河。



“秋麦：心目之中”展览现场图，UCCA 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，2026。图片由 UCCA 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提供，摄影：孙诗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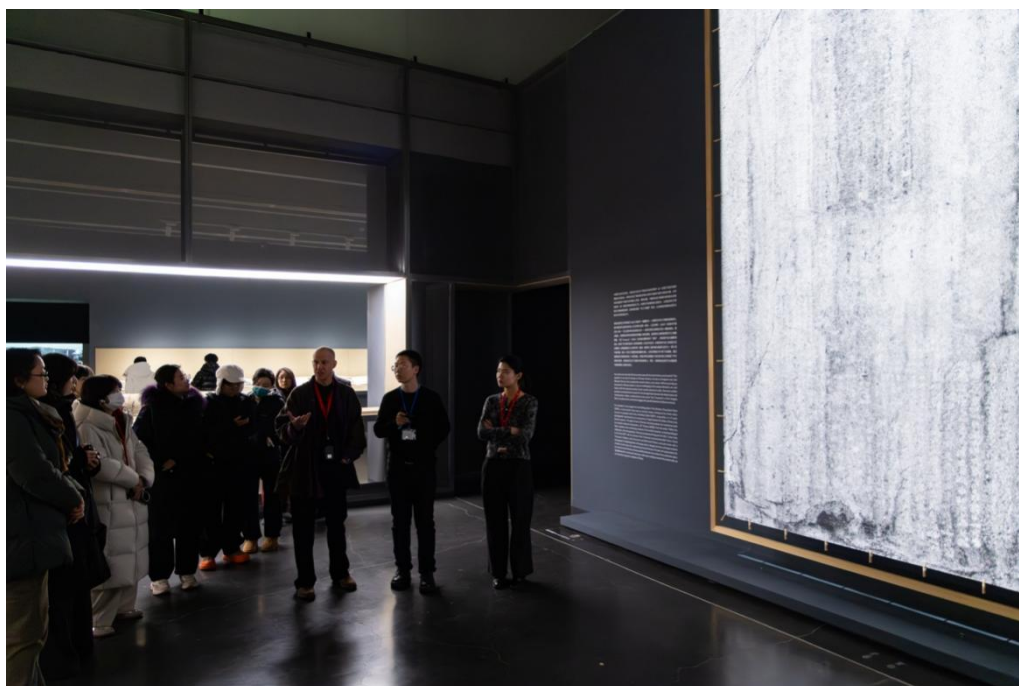
创作于 2005 年的《北宋神道》是展览中较为早期的作品。艺术家将镜头聚焦于通往宋哲宗陵墓的神道，其两侧伫立着护送亡灵前往来世的石刻臣子与神兽，历经九百余年风雨，它们依然沉默地守望着。艺术家在神道两侧拍摄，并以双面册页呈现作品，记录了每尊石像的正面和背面。观者在翻阅之间，仿佛亲身绕行于这些巨大的石像之侧。在画面的一隅，一辆现代摩托车悄然闯入，如同一道时间的裂隙，将九百年的漫长历史压缩进一个转瞬即逝的瞬间——神圣与日常，永恒与须臾，在此静静交汇。





“秋麦：心目之中”展览现场图，UCCA 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，2026。图片由 UCCA 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提供，摄影：孙诗。

另一件引人注目的作品，是以 1:1 尺寸呈现的《无字碑》。艺术家以 35 毫米胶片拍摄这座巨大的石碑，再将影像放大至与原碑等大。为唐代女皇武则天所立的石碑，因其“无字”而充满历史争议——或因她史无前例，无从书写；或因她自视功业彪炳，非言语所能承载。石碑本身厚达一米有余，历代文人在其上增刻题记，试图以文字填补这片沉默。然而岁月侵蚀，许多刻痕已渐次漫漶，重归模糊。



“秋麦：心目之中”展览开幕特邀导览现场，2026年1月17日，UCCA新展厅、西展厅。

最终，导览在书法作品《苏-Thoreau》前驻足，这件作品于2025年新近完成。艺术家研习书法逾二十年，这是他首次将其引入展览的公共视野。作品将两段相隔八百年、横跨半个地球的文本交织书写：苏轼的《后赤壁赋》，与梭罗的《河上一周》。一个于长江之夜，舟中仰见孤鹤横江，归而入梦；一个于河面之上，苍鹭掠过头顶，引发一段关于飞翔与自由的沉思。两次旅程，两种飞鸟，两种语言，却指向同一种超越性的生命感悟。艺术家以精密的计算编排文字的流向，使中英文的笔触在纸上缠绕、唱和，如同两个独立的声部，在视觉上交汇成一首复调之诗。

一旁，鄱阳湖上的飞鸟静静悬停于画面之中。书法与图像在此并置，艺术家补充，这共同指向中国传统艺术中“诗、书、画”三绝的古典理想——笔墨生意象，意象化言辞，言辞复归于观看。而那只飞鸟——无论是苏轼梦中的孤鹤，还是梭罗眼中的苍鹭——似乎从未落下，它已穿越了八百年的光阴，此刻，正于墨色深处振翅，朝向我们，缓缓飞来。

\*因文字篇幅所限，活动完整视频请于微信视频号“UCCA 尤伦斯”中选择“直播回放”观看。

文字整理：孙天正（UCCA 公共实践实习生）